

平林泰子集



平林泰子集

日本平林泰子著

沈端先譯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No. 0615

平林泰子集

實價六角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譯者	沈端先
原著者	平林泰子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店

南京 北平 廣州 漢口
杭州 重慶 廈門 香港
開封 鄭州 福州 洛陽
九江 咸陽 汕頭 雲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8, 20, 初版

1 — 2000册



平林泰子像

平林泰子 (Taiko Hirabayashi) 最初是屬於日本勞農藝術家聯盟 (一稱文戰派)，社會民主主義文學團體的女性作家，一九〇五年十月，生于長野縣諏訪郡，她的父親在信州諏訪經營紡織工場，所以她從小就知道了地獄般的女工生活。高等女學校 (高中程度) 卒業後，單身投奔東京纓利彥氏，此後即投身於勞働者解放運動。著作有短篇集“在施療室”(一九二八)，“毆打”(一九二九)，“敷設列車”(一九三〇)，“耕地”(一九三〇)等。一九三〇年六月，“憤文戰派的腐敗”，與長谷川進，今井恆夫等共同退出，但至今亦未加入日本普羅作家同盟。

目次

嘲	• 1 •
---	-------

新婚	• 57 •
----	--------

在治療室	• 71 •
------	--------

拋棄	• 111 •
----	---------

生活	• 143 •
----	---------

足音	• 169 •
----	---------

嘲

一

用右手在很皺的夾衣上面按住了左邊的乳房，我前屈着身體，好像要倒下來一般的向着前面走去。

在左乳的底部，感到了一種好像用鋼錐在那裏刺插一般的疼痛，所以我祇好仰止了打開衣服，來檢視一回的衝動，忽忽地望着前面走去。

被灰塵染成褐色的街道，好像舊貨舖子一般地展開在我的眼前。

爲着躲避灰塵，走到了一家在很低的門簷下面掛着一塊茶色的遮陽的點心店旁邊，我終於忍耐不住，解開胸口來看了一下。

在好像漏了氣的輕氣球一般地，軟洋洋地掛

着的乳房上面，幾根妊娠線紋，留着苦悶的表情一般的醜陋的痕跡，在上面描着。

從來，我就不歡喜看見自己的乳房。我覺得，這就是將自己的那種醜陋的姿態，一點不加修飾地當作圖樣而在自己暗淡的皮膚上面描寫出來的東西。

在乳房上面，並沒有什麼異狀。我在心裏感到了渦卷一般的沖上來的嘲笑，整好了胸前的衣服，從新望着前面走去。

或許，我自己也不知道地，微微地露出了黃牙齒而笑了出來。

路上的人們，好像很不高興地望着我這個奇怪的女人，望我身邊擦過。

“那個，從山頂上滾下來的石頭，有誰能夠阻得住的嗎？——”

從矢田的宿舍走出來的時候，不知道爲着什麼原故，我忽然想起了這樣一句說話，從此之後，

我常常想起這句警句一般的言語，有時候，甚至於想要自己說一遍聽聽。

好像從毛線球裏抽線一般，昨晚上的一切追憶，不斷地在我的頭腦裏面展開。爲着遮斷這種回憶，所以我將自己的視線好像蒼蠅一般的釘住了路人的顏面，心裏反覆地念着那句警語，蹣跚地走着。

戴着薄暗的灰塵，褐色的電車從前面開來。

開車的對於在路線前面工作的線路工夫，踏着嚇人的警鈴，通知他們電車已經到了臉前。

但是，好像沒有生命的彈簧裝置一般，工夫們同速度地揮着鐵鏈，仍舊地在電車路上工作，他們的那種流着汗水的，似乎是晚春的午後一般的那種懶倦的表情，還是一點都沒有改動。

“喂，不是很危險嗎？”

開車的用他尖銳的聲音喊着，一邊很快地旋轉着殺車的機械。

但是，有了情勢的電車，很不容易停止。

“和你說很危險的！”

蓄了鬍子的那個上了年紀的開車人，拚命地旋着殺車機械。

在差不多和工夫接觸的地方，方纔好不容易地將電車停住。

忽然覺得，我自己立在這路的中間，癡癡地望着這種情景。

“要停止也不能停止的制動機械！”

對於那個拚命地殺車的開車人的神氣，覺得好笑起來。要停止也不能停止的制動機械，正像從山頂上面滾下來的石頭一樣地，在我看來是非常切適的一句警語。

“我自己的制動機，靠那個老年人的開車人的努力，是再也殺不住的！”

我終於抑止不住，哼的笑了出來。

走出了矢田的宿店之後，在不認識的街道上

面，盤來盤去的走了許久，好容易，方纔走到了道立坂地方。

爲着避開不斷地往來着的汽車而在兩側走路的行人，都是流着汗水，似乎很忙地在那兒奔走。但是在那些浮着油脂的人們臉上，都是非常的光彩。熱鬧的坂路，好像美麗的柳條模樣一般地，漠然地反映在我的眼裏。祇有我自己一個，好像是破壞這種色彩的調和的一根灰色的絲線。忽然，沾污在衣服領口上面的白粉，使我注意起來。

因爲睡眠不足，所以我非常疲倦地，俯着身體走上了坂道。在胸口袋裏，藏着從矢田那裏拿來的一張一塊錢的鈔票。但是，從這裏去趁玉川電車，卻又覺得有點不能割捨。但是走上了坡路，終於忍受不下而立定在電車的站頭。電車裏面，充滿了男子們的汗氣，我掛在吊革下面，茫然地在玻璃上面描想了一下頭髮稀少的矢田的面貌。但是，這時候想起了矢田的面貌，已經不像從前一般的使我戰

慄的了。

好像，看見了一張畫在紙上的，和自己毫無關係的人像！

“這就是可恥的女人的心理嗎？”

我坦然地問着自己。

二

電車開的時候，我跌跌踉踉地差不多要靠在旁邊站着的一個男人身上。

因為這時候，電車的衝動非常利害，所以大家都是踉了一下，我旁邊的那個年輕的男子也是靠在他近隣的一個商人風的男人身上，但是那種踉勢，卻沒有我一般的誇張。穿着瀟灑的洋服，手裏拿着手杖的那個男子，很快的向我瞟了一眼，立刻又旋轉頭去看着正面貼着的廣告。

不是在那裏苦笑嗎？——

私望了一眼這個男人的側面。

從前，我常常看見，當年輕的男人和我對面走過的時候，等到走近身邊，總是發出一種表示對於我的容貌失望的苦笑。

這個男子，當然也是一個依照容貌的美醜而區別女子的，似乎非常歡喜帝國旅館的宴會和哥爾夫球戲的青年紳士！

在第二個車站停車的時候，我也靠在這個男人身上。開車的時候，我又將自己的臉部撞在這個男子的質地很好的洋服袖子上面。他漸漸的覺得，這是那個窮苦的女人故意地在那裏和他依偎，所以皺着眉頭，向四邊看了一眼，沿着吊革漸漸地走了開去，但是，若無其事的我，也是沿着吊革跟了過去。

男人吃了一驚，好像尋覓注意我的動作的幫手一般，向四邊望了一眼。

這時候，在男人前面空了一個位置。

男的好像完全忘記了平素習慣了的青年紳士

的禮節，毫不客氣地用手臂阻住了我的前進，忽忽忙忙地坐了下來。

下一次電車開動的時候，我跳了一下，將自己那隻肥胖的手，在他膝頭上面用力地拄了一下。

男人在他蒼白的顏色上面，浮出了憎惡的表情，向我瞪了一眼，忽的立起身來，望着出口的門邊走去。我坦然的坐了下來，在自己心裏，感覺了一種好像非常愉快的情緒。

賣票的走近身來，我從袋裏拿出那張從矢田那裏拿來的齷齪的一元鈔票，交給了他。

——這塊錢是怎樣的拿來的？——

我忽然在心裏發生了一種奇妙的感覺，凝視他。

“一塊錢？哦，不知道有沒有找頭呢。”

賣票的捏着鈔票，打開了錢包。

“到什麼地方？”

“到××”

“在什麼地方換車？”

“在大橋。”

我很平靜地回答。

“大橋？”

他在我臉上望了一眼，將找出來的銅幣一枚枚地放在我的掌上。

我覺得熱辣辣的有些血液擁了上來，他看見我那種狠狠的樣子，似乎很確信地以為我在揩油，所以從新重重地在我臉上看了一下。但是我的狠，決計不是爲着揩油。被年輕人特有的眼光望了一眼的時候，我好像連深深地藏在心裏的某種事情，也被他看了出來，所以忽然的覺得難過起來。

賣票的在胸口掛着一塊銀色的徽章，頭髮養得很長，一直拖出在帽子外面。在高高的鼻子傍邊，很分明地留着一塊陰影，覺得非常好看。

他走了開去之後，我似乎覺得安心，於是將兩手組了起來。

“但是，那一張，不也是堂堂的日本銀行發行的鈔票嗎？”

下車的時候，向賣票的微微的笑了一下，代替了這句說話。

走下電車，我走進了一間離電車路不遠的陰暗的魚店。賣魚的站在我的旁邊，動也不動的在等候我的說話，但是我呢，卻祇是癡癡地望着那些成排地放着的，在鱗片上面發出閃光的魚類。在紅色的切碎了的鮭魚上面，停着兩匹金色的蒼蠅，所以我心裏覺得難過起來。賣魚的裝着怪臉向我望了一下，想要回身進去。

“喂，給我這個。”

我很匆忙地說。

賣魚的用他那雙黏着魚鱗的手，搖動着筆直地豎着的線香的青煙，趕開了那些蒼蠅。

在路上，我想起了電車裏面的那些奇妙的動作，不知不覺的笑了出來。